

历
代
骈
文
选



历代骈文选

黄钧 贝远辰
叶 幼 明 选 注

湖南文艺出版社

历代骈文选

黄 钧 贝远辰 叶幼明选注

责任编辑：陈仿舜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30,000 印张：12 印数：1——3,000

书号：10456·67 定价：2.05元

新书目：86—6

出版说明

为了批判地继承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们出版了这套《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欣赏》丛书。这套读物，按不同体裁和形式，分别编选我国历史上有一定思想意义和较高的艺术水平的作品，供广大读者学习和借鉴。编选中，遵照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方针，尽可能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在每种书的前面加了一个《前言》，比较系统地介绍各种体裁的产生、发展的历史情况及其特点和成就。同时，还附有简要的作者介绍、作品分析和较详尽的注释。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其中有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消极因素，我们也将适当地加以说明和批判。

我们水平有限，在编选这套读物中，难免存在一些缺点、错误，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丛书原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今后均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重印。

湖南文艺出版社

前 言

骈文和散文是我国古代两种基本的文体。尽管它们有时处于互相对峙、相互争雄的局面之中，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取长补短、共趋繁荣的。历来一些比较公允的文论家无不正视这一客观事实，认为散文和骈文二者不可偏废。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文坛上的文笔之争，骈散之争，致使这两种本来互相依存的文体处于完全对立、势不并存的地位。不少人或拘于门户之见，或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入主出奴，任情扬抑，由是，崇散抑骈之风大盛。其影响所及，直至现代。这就必然妨碍对骈文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和总结，甚至影响到对它的研究的开展。因此，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就骈文的体例、发展、成就及其影响，进行认真的探索，以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

骈文，即骈体文，也叫骈偶、四六等。两马并驾叫做骈，

两人相对叫做偶，以两两相对构成的文体，就叫做骈文。所谓两两相对，首先是指句意的排比，然后发展为句法上的对仗和音韵上的对衬与协调。

就句法而言，骈文多是用平行的两句话两两相配，贯串全文。对仗的基本要求，包括句法结构的互相对偶，如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复句对复句。还包括词法上的互相配对，如实词对实词，虚词对虚词。严格的骈文还要求区分事类，以同类概念相对，如人名对人名，数字对数字，天文、地理、鸟兽鱼虫、花卉草木，都必须在各自的范围内配对。当然，初期的骈文以及后来一些骈散兼行的作家并不十分讲究工整，甚至可以在骈偶中参杂一些散句。

在声韵方面，骈文一般要求两两相对的句子平仄相对，声韵相协。上下两联应该以平对仄，以仄对平，特别是各句中的节奏点，更应如此。至于一般非节奏点的地方，大都可平可仄。有的骈文还有韵，或杂有某些有韵的段落。但韵部比较宽，且可转韵。

与以上两个特点相关的，便是骈文的用典问题。秦汉时代的古文，就有不少引言用事的。但这只是一种修辞手段，并不构成文体上的一个特色。而骈文，由于它的基本句式是对偶，要求言简意赅，以少量词语，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这样用典就从古文的修辞手段，变成为骈文的一种表达手段。因此，骈文往往以典故为工，以博雅见长。

骈文与散文，体制虽殊，但也是以古代汉语为基础的。不过它经过作家的加工，提炼，而成为一种更加准确、鲜明、生

动，更富有形象性与艺术感染力的语言艺术罢了。

骈文和散文总是相对立而存在的。这一点，清代的一些作家说得很明白。方苞说：“自魏晋以后，藻绘之文兴，至唐韩氏起八代之衰，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古文约选序例》）李兆洛说：“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俪。”（《骈体文钞序》）如果说，散文是一种比口语精炼，而又不受形式约束的自由体文章，那么，骈文则是一种以对偶为主的规范化、格律化了的文体。它们正如诗歌中的古体诗和近体诗一样，不仅有不同的体制要求，而且有各自的特色，情调和风格有着明显的差别。第一，散文讲求伸缩离合之法，以错综变化为能；骈文则强调句式的对仗，以整齐工巧为美。第二，骈文着重词采声律的排比，使其上抗下坠，铿锵有声；散文则往往以气势取代声律，用开合顿挫的方法，以形成磅礴的气势，正如韩愈说的：“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第三，散文以简练、朴质、平淡、本色为高；骈文则以典雅、含蓄、凝炼、浓丽为贵。第四，散文长于叙事析理；骈文则便于写情状物。当然，这些特色都是相对的，是互相比较而存在、互相影响而形成的。

二

骈文这一体制和它的特色有着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阶段。

骈文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先秦以前。骈偶，作为一种修辞手

法，几乎是与我国文学同时诞生的。因为远古时代，人们“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言，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阮元《文言说》）。只是随着历史的前进，这种偶句的对称美不断被文人认识而使之在文章中日趋密赡。但总的说来，在西汉以前，还只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法而“率然对尔”，还未达到作家们自觉地刻意经营的阶段。正如《文心雕龙·丽辞》篇指出的：

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感类，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

两汉辞赋盛行。辞赋排比的整齐句式较多。影响所及，个别作家的文章就有较多的骈偶成分，如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之类。东汉文章受辞赋影响，骈偶成分进一步增加，如班固的《连珠》几乎全是骈句。但这还只是少数作家偶一为之，还未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

到了魏晋时期，情况就发生了激剧变化。“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这个时期，人们逐渐认识了文学不同于“直言之言，论难之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必须词采华丽，感情充沛。骈偶作为一种表现语言对称美的修辞手法，于是被文人们大量地自觉地运用，而使骈文与散文逐渐分道扬

鏖，独自发展。“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文心雕龙·丽辞》）象建安时期的曹氏兄弟和七子的文章，都是以偶句为主。加上这个时期的作家们“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于是文章大都骈散兼行，一唱三叹，慷慨悲凉，于整伤中带着清刚疏朗之气，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例如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
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箏顺耳，驰骋北场，
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
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
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
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
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

以整齐的语句，写挚友的深情，抚今追昔，感慨系之，真可谓文情并茂。

爰及晋宋，文章愈趋凝炼，散行更为少见，属对力求工稳，用典日趋繁富，这标志着骈文的正式形成。我们只要读一读陆机、颜延之的文章，便可探知其中消息。

齐梁至陈隋，是骈文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作家除少数几个之外，几乎都写作骈文。骈文成为文章的正宗而占据了整个文章园地，出现了《文心雕龙》这种用骈文写成的学术性专著，并且开始了对骈偶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特点的研究。与此同时，骈四俪六，隔句作对，平仄相间，也逐渐定型化。因为作为偶句，二字音节太急促，八字音节太冗漫，五七言是诗句

的节奏，只有“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文心雕龙·章句》），因此最适宜的莫过于四言和六言。而且全篇每两句为一联，则单调板滞；六句八句为一联，又冗长拖沓。最好是四句一联，隔句作对，使之错落有致。再加上平仄相间，音韵铿锵，读起来就摇曳多姿，和谐悦耳。这就使骈文的法则变得十分严格。这种格式，沈约谢朓开其端，徐陵庾信扬其波，至初唐四杰而臻其极。

骈文的这种发展，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与当时整个文学的发展紧密相关的。首先是音韵学的发展。魏晋之际，人们便开始研究古汉语的音韵。到齐梁时期，因大量翻译佛经，受梵音的启发而发现了汉字的平上去入四声，并自觉地运用于文学创作，五言诗要求做到“官羽相变，低昂互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这股风气波及骈文，就产生了骈文的声律。其次，是文学观念的进一步演进。文学家们认识到，文学不同于“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的“经”，“以立意为宗”的“子”和“褒贬是非，纪别异同”的“史”，文必须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萧统《文选序》），必须是“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道会，性灵摇荡”（萧绎《金缕子·立言》）。这种认识影响到骈文的创作，使之追求词采的华美，对偶的错综，句式的整齐，而向骈四俪六的方向发展。此外，这个时期的文人大多出身于高级士族，他们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又有博览群书的文化修养。因此往往借骈文这种精巧的形式来掩盖其内容的贫乏，也是助长骈文四六化的重要因素。

这个时期的骈文，正如整个文学领域一样，基本倾向是形

式华美而内容贫乏。但是也出现了一批比较有成就的骈文作家和形式完美、内容充实的骈文作品。这个时期的骈文作家运用骈文这种玲珑剔透的精美形式，或则论断历史，品评人物；或则探讨学术，研求事理；或则描摹山水；或则抒写情怀；或则声讨政敌；或则讽刺世俗。如沈约的《宋书》传论，谢朓的书笈，任昉的书记，吴均的山水文，刘勰的《文心雕龙》，孔稚圭的《北山移文》，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无不评历史则精微朗畅，论事理则鞭辟入微，摹山水则美景在目，抒情怀则深切感人，致声讨则堂堂正正，刺世俗则揶揄尽情。春色满园，百花争艳，的确是骈文发展的黄金时代。

这个时期最杰出的骈文作家当首推庾信。《四库提要》云：“其骈偶之文，则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可见其在骈文史上的地位。《哀江南赋序》是他的代表作。文章以骈四俪六的句式，宫羽互变的音节，繁密的典实，表达作者羁留北国的乡关之思，写得凄恻动人。

唐代骈文继续沿着齐梁的方向发展，而且更加定型化。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名盛一时、流传千古的佳作，如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王勃的《滕王阁序》，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或声讨政敌篡权之罪，或抒写怀才不遇之情，或叙兄弟游宴之雅兴，或写对古战场的凭吊，无不脍炙人口。这个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二人。其一为刘知几。他以偶词俪语，写成《史通》一书。这部书是骈文史上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用骈文写成的一部史学专著，在史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在骈文史上也颇负盛名。其一为陆贽。他生活

于唐德宗时代，初为翰林学士，继任宰相。所作奏议勇于指陈时弊，揭露现实政治的种种弊端。文章虽系骈体，但切于实用，明白晓畅，纯任自然，一扫用典和浮艳的恶习。他的《翰苑集》。后人捧为奏议的主臬。

“月满则缺，器满则倾。”凡事物发展臻于至极，则必走向它的反面。骈文的发展也遵循着这一辩证法的法则。自六朝以来，骈文成为文坛的霸主，只有在叙事和议论的领域里，才给散文保留着一些地盘，且亦多受骈文的影响。这种一家独霸的局面，既切断了散文的发展，同时亦不利于骈文的演进和更新，并助长了形式主义文风的蔓延。一些作家雕章琢句，驰骋风华，“竞一韵之奇，争一事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隋书·李谔传》），使骈文走向凝固和僵化。这种情况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批评。北周的颜之推，隋朝的李谔，唐初的刘知几诸人都提出过改革文风的主张，到中唐时期更出现了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的出现，固然是完成隋唐之际那些倡导改革文风者的未竟之功，更重要的乃是中唐社会条件的必然产物。当时，威震一时的唐帝国经安史之乱以后，正处于内忧外患的交困之中。一些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为振兴这一行将崩溃的帝国，希图从各方面加以改良。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改良运动，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以韩愈为首的古文运动，都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同时，由于佛老思想的盛行，危及到传统的儒学，于是韩愈挺身而出，以周公、孔子、孟轲道统的继承者自居，要求对儒学掀起一个宣传运动。而自六朝以来

的文学观念已将经史子摒除在文学之外，大有离经叛道之势。加上四六骈偶也的确有碍于宣传。于是在理论上他提出“文以载道”，强调文必须成为宣传儒学的工具，以与离经叛道的纯文学观念对抗；在形式上他主张写三代两汉那种以散行奇句为主的句式长短自如的古文，以图冲破骈文的独尊局面。所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就是体现他这种主张的典型口号。这一运动对廓清六朝以来的绮靡文风，促进平易朴质的古文的兴起，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古文大家并不都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韩愈号称“文起八代之衰”，柳宗元也是古文运动的宗匠，“然韩柳琢句，时有六朝余习”（袁枚《答友人论文第二书》），他们的集子都收有骈文，便足以证明骈文影响之深且远。

晚唐五代，骈文出现回升的趋势。李商隐，温庭筠颇负盛名。李商隐的骈文，因受古文的影响而善用“潜气内转”之法，故其体虽骈而骨气挺拔，有较高的成就。孙梅《四六丛话》云：“樊南甲乙，今体之金绳，章奏之玉律也。其声切无一字之鞞屈，其抽对无一字之偏枯。手敛而不肆，体超而不空，学者舍是，从何入乎？”

到宋代，欧阳修、苏轼高唱古文。影响所及，骈文的面貌又有改观。其一是自兹以降，骈文多限于应酬文字和一般公文，其他则多用古文。骈散分工并行，故作家多既工四六，又工古文。其二是跟整个宋代文学出现散文化的倾向一样，骈文也出现散文化的趋势。首先，宋人鉴于四六骈偶板重之弊，遂以古文气势，行之于偶句之中，多使用虚词，使之散文化。“宋自庐

陵眉山，以散行之气，运对偶之文，在骈体中，另出机杼。”（程杲《识孙梅四六丛话》）如苏轼《陆宣公奏议劄子》：“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一气呵成，骈散难辨。其次是喜用经史上的成句，裁截写入骈文，改变骈文词采华丽的风貌，使之带有较重的经学气味。如“荡荡乎无能名，虽莫见官墙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闻管籥之音”（孙覿《代高丽国王谢赐燕乐表》），纯用《论语》、《孟子》成句，略加剪裁，别饶风味。第三，变隔句作对而用长联。“贪用成句，而不顾其冗长，自是宋人习气。”（俞樾《春在堂笔录》）如苏轼《乞常州居住表》：“臣闻圣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虽盛，而归于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谴子孙，鞭撻虽严，而不忍致之死。”以八句为一联，议论开合，几与散文无别。金瓶香《骈文概论》云：“欧阳修以排奭之气，王安石喜用经史之语，苏轼继之，遂以成俗。散六朝浑厚之气，与三唐蕴藉之风，摘词以刻露为工，隶事以切合为密，属对以精巧为能。宣和以后，多用全文长句为对，此又宋四六之自成一格者也。”指出了北宋骈文发展的特点。至南宋，骈文作家更多。汪藻、王安中、孙覿、綦崇礼、洪氏父子、周必大，号称专家。至于诗人陆游、杨万里，理学家如真德秀，皆擅长此种体裁。但整个宋代，一方面由于骈散分工，骈文多为应酬之作，内容充实而有重大价值的作品不多；另一方面，多以细密为能，组织繁碎，习谄谀夸大之辞，竞骈俪雕刻之巧，文格日卑。因此骈文出现衰落的趋势，难与六朝及唐代骈文媲美了。

元代文坛，曲子最擅胜场，诗文犹有可观，至于骈文则阒寂无闻，几成绝响。明代文学称盛，而模仿之作居多，创造之意为少，以骈文而言，粗制滥造，庸廓肤浅，虽有作品，大都难登大雅之堂。这是骈文的衰落时期。

有清一代，号称骈文中兴。表现在：第一、名家辈出。清代之精工骈文者，清初有陈维崧、陆繁昭、毛奇龄；乾嘉以后，有胡天游、邵齐焘、刘星炜、王太岳、孔广森、袁枚、纪昀、洪亮吉、汪中、孙星衍、吴锡麒、刘嗣馆、彭兆荪、阮元、曾燠诸名家，其中尤以汪中、洪亮吉、胡天游为巨擘；清末骈文家，王先谦纂《十家四六文钞》，选辑有刘开、董基诚、董祐诚、方履钱、梅曾亮、傅桐、周寿昌、王闿运、赵铭、李慈铭的作品；真可谓人才济济。第二、风格多样。清代骈文，有的渊博雄肆，清刚道炼；有的流丽生动，婉转自然；有的轻倩清新；有的凄惻委婉；等等。有“博丽派”，“自然派”，“常州派”，“六朝派”，“宋四六派”，流派林立，斗艳争雄。虽大体因袭多而创造少，然抒情言志之作，亦不乏佳制。第三、文论勃兴。清代文坛，研究骈文的论文著作和骈文选本蓬勃兴起。论文如袁枚的《答友人论文第二书》、《胡稚威骈体文序》，阮元的《文言说》、《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与友人论古文书》、《文韵说》；专著如孙梅的《四六丛话》；骈文选本如李兆洛的《骈体文钞》；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或者肯定骈文是“文之正统”，或者主张骈散并重，为骈文的兴起大声疾呼。

清代骈文中兴的原因，大概跟社会的政治状况和文章发展历史不无密切关系。自唐代韩柳发动古文运动以来，骈文独霸

文坛的局面动摇了，在宋元明清各代，古文在文章领域内都居于正统地位。而骈文演变到宋四六的阶段，就成了强弩之末，而日益陵迟衰微下去，物极必反。从明代以后，封建社会进入到行将寿终正寝的没落阶段，古文家们在文章的内容方面已提不出什么新鲜货色，只能在形式上模拟前人。正如齐梁时期的某些骈文以华丽纤巧来掩盖内容的贫乏一样，明代的所谓前后七子也往往刻意古范，铸形宿模，徒有其貌而遗其神，有的甚至以艰深之辞文其浅陋，诘屈聱牙，不堪卒读。其后又有所谓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争论不休。其中虽有因袭和创新之分，但总的说来，成就不大。到清代，所谓桐城义法，也无非是合义理、考据、文章三者为一体，以便更好地使古文为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服务。因此，清代古文虽也有个别好的篇章，但多数是内容陈旧，形式呆板，因而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又由于封建文人的保守性，不可能学习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白话文，只能在旧武库中去寻找对抗的武器。于是找来了长期与古文对立的骈文，以图振兴文运。再加上清代统治者对文人实行严酷的思想统治，文人们不敢谈论政治，于是一头钻入故纸堆中，大搞考据之学。随着朴学的兴起，一般文人大都学有本源，修辞用事都有根据，如汪中、孙星衍、孔广森、洪亮吉都是著名学者兼骈文作家，便是证明。这就为骈文的中兴创造了条件。直至“五四”运动，白话文兴起，这种“选学妖孽”，才与“桐城谬种”一道，被送进历史博物馆去。

三

从上文对骈文发展历史的概述，我们可以看到，骈文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在我国文学史上是根深叶茂，源远流长的。一千多年来，它作为百花丛中的一枝，在我国文章园地里生长、开花、结果，代代相传，几乎从未间断，有时还独占春光。

无庸讳言，骈文这种形式，本身是有弱点和缺点的。第一，形式过于严格，过于典雅，既限制作者表达思想，又不容易为一般读者读懂。第二，有些作家只一味在形式上下工夫，致使有些作品徒具浮华的外表。第三，唐宋以后由于骈散分工，骈文多用于应酬公牍，反映社会重大主题的作品相对地少一些。因此，它招致物议也是事出有因的。但是，骈文既有次品，亦有珍品。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评论它的是非功过。骈文无论思想内容，艺术技巧都取得了许多值得称道的成就。

第一、骈文也跟其他文学形式一样，有许多内容充实、感情健康的好作品，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象一面历史的镜子，有的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有的反映了广大人民遭受的种种灾难；有的讽刺了社会上的种种人情世态；有的记述了作家们种种的不幸遭遇；有的记录了某些人物的高尚情操；有的抒写了戚友亲朋的深厚情谊；有的描绘了祖国河山的雄伟壮丽等。试看：

今制度弛紊，疆理堕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